

屏风中的声音

PINGFENG ZHONG DE SHENGYIN



海男著

东方出版中心

SHIREN SUIXIANG WENCONG

诗·人·随·想·文·丛

屏风中的声音

海 男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海男 1962年生于云南。1981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81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著有诗集《风琴与女人》、《虚构的玫瑰》。1995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疯狂的石榴树》，而后出版有长篇小说《香气》、《面孔》等。

QI FENG ZHONG DE SHENG YIN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屏风中的声音

海 男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2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180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8,000

ISBN 7-80627-213-5/1·89

定价: 15.00元

写作的命运(自白)

在最早的那些年,我曾写过这样的诗:“云雀啊,云雀是世界上空的一排燕子/云雀与燕子一样娇小;柔曼/钢琴师无法去追踪一只云雀/云雀变成红色/燕子变成了黑色/盼望着,我的盼望是一只云雀/另一只是燕子。”当时我记得我生活的那个地区被红色的丘陵包围着,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在猛烈的秋风之中开始写作的。

普遍的人类的朴素的问题引领我写作,那通常几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偶然的问题,比如,我最早生活的那座小县城迷惑着我的双眼。每天早晨和傍晚是两个时间的更替。我曾经是那座小城的一位少女——在最早的时候梦想着写一本好书,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写作。谁也没有看见我穿过一座小县城时身体中的一切都在强烈的要求着,并呼吁着穿过沉寂的街区,穿过店铺林立的手工艺人的梦乡,我要求自己在一中无法名状的生活中观望到树干、灌木、花草及紧紧盘

曲缠绕的枝条藤荆深处的那些妇女们的共同目标,观望到老人、孩子在社会的意义上到底朝哪里去?我喜欢写作,就是在那种无法名状的生活与现实之中,我被写作这件事深埋在一个个长夜里。

在我入睡的那些时间——我通常会看见一种实实在在而又充满着虚幻的自然景观,一条街区上行走着许多神秘的人群,他们也许就是欢乐的状态。一场大火腾起时蔓延着心灵和肉体的火焰,一起车祸使生命雀跃的人们突然变得颤栗、畏缩、不知所措。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写作者的责任。它会反复出现在我的梦中,提醒我在第二天早晨醒来时站在窗口。我站在我的窗口,阳光是如此地明媚,每当我看到这样的阳光,我就感到生活在阳光之中的意义就是欢乐和温暖。我尤其能感受到阳光从窗口随风而来接触着我的面孔和嘴唇的那一时刻。我看到我房间里的玫瑰被阳光辉映着。里尔克曾在他自撰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玫瑰,呵,纯粹的矛盾,乐意在这么多眼睑下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睡梦。”阳光辉映着玫瑰,它将人类的一种矛盾的生活照耀出来,而玫瑰和人类的矛盾将高高在上。

我被这种影响了人类历史的矛盾感染着,我认为一个最优秀的作家必须有勇气承担人类的所有矛盾,他们必须深刻地洞察到孕育在自然和人的团体中的新生命,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20世纪末的矛盾体在每一个现代人的步态中已经真实地反映出来,这意味着汹涌撞击悬崖的浪潮这个意象的出现。

现在,我已不是那位注视着一层层红色丘陵而疯狂地想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的少女,当我在静悄悄的时光中翻开着昔日的影集时,我已随同飞逝的云雀和燕子来到了一个十分宁静的世界,当我一遍遍在夜深人静时听着一首首肖邦的钢琴曲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寂静使我选择写作这种行动,此后,当我一点点抛

弃昔日环绕着我的那些虚荣、浮躁的生活时,写作这种简单的快乐便日益成为我的庇护所了。我曾经看到过云雀,那是随同一帮朋友们驱车到郊外的山冈上的时刻,我无法形容云南的大片石灰岩和遍及每个地区的负载着独特的自然风格而存在于历史和岁月之中的那些最古老的山冈,它提供给我们最有效的创造性原则,而且使我们不断的恢复自己的自尊心。我就是在一处长着小树林的山冈上又看到了那些云雀的。随同有云雀的山冈的出现,我在那里曾构想过我一生中最好的一本书到底会在哪里完成,这是关系到我最本质的躯体的一种想象力。

我曾渴望在最远的地方有我自己的一间房子,而最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不得而知。它也许可以概括为一个有无数的闪光的手臂簇拥和分开的金色的傍晚,“当西下的夕阳用它流血的创伤把天空染红的时候,它沉思着独自离开,坐在长凳上。”因为这关系到我想写的那本书中的故事到底从哪里开始,是从19世纪开始,还是到20世纪结束?时间和地点中积累着无穷岁月中不可逾越的经验和一切生活方式的源泉。那座房子像一管黑色的乐器表明着一场音乐会正在开始,每一段音符都是不可以重复的,它让我看到第一只云雀开始的那个瞬间——这难道不是我们置身的时代需要吟唱的那些推动着插翅的天使飞翔的力量吗?

写作给我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快乐,在我的小说中记录着一种态度或多种态度的复合,每一个人的命运创造了每个人活着的论据和论证,我试图努力将我的世界观贯穿到一种偶然的事件之中去。在20世纪末的今天,我同我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了危险和逃遁,经历了一个难解之谜的过程。

写作已经帮助我介入暗喻之外的对文学问题的研究之中,我不知道它们将带我到哪里去。

写作者已经在可能性或不可知中掌握了大众的私人档案,因而,操作才是最重要的。在操作者那里,人的历史放射出时间的光芒,我对时间改变了的事件着迷,这也许是我为之着迷的最重要的事件。写作者将时间的延续和历史的的标准重新贯串起来,一首诗便解决了一帧照片与一片树叶的差别,而一篇小说说明了一些人在命运中真正的存在和活动。

写作者以保持着安静而忧虑的心态通向文学,就像一个人来到世间是为了检验自己一生到底是活得漫长还是死得迅速一样。

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对写作的热爱,从一页又一页纸上我感受到了一种最深切的恐怖,尽管这种恐怖一如既往,在很大的意义上我已经在自觉地坚持不懈地接受着人类最永恒的生存活动的考验,这使我感到我的笔将有责任和力量去召唤那只云雀的未来景观。

而一首诗中的未来景观是什么?它也许是增长着荆棘和香气的玫瑰,在一部小说中的未来则是使我们遗忘过的那些真实的位置,它带领我们像云雀的羽翼一样越过易碎的梦想,在小说的前面必定有一个人承担着“社会问题或肉体问题”。而我抬起头来,以仅有的方式心平气和地生活在另一个地方。

1996年1月

总

序

一个夏天的夜晚，宗仁发和曲有源“翻越”畅春园的院墙赶来找我（因为我第二天凌晨将有一个远行），送来了这一套“诗人随想”文丛的文稿。大概是出于我和诗的缘分吧，他们希望我为之说点什么。

谢

这套“诗人随想”的作者，大多是我熟悉的年轻朋友，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诗人，为中国诗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过去我只读他们的诗，现在又读他们的随想文字，诗和文的互相映衬，给我很大的喜悦。

冕

诗是文学的王冠，诗的文字应当非常考究。可是，近来的人们似乎越写越粗糙了。诗人不注意文字的表达是不可原谅的。现在读这套“诗人随想”，读着他们睿智、机敏，特别是精致的文字，给人以非常好的感觉。

人们常说诗是跳舞，散文是走路，这话不关褒贬，人们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走路，有时则跳舞。倒是这种跳舞和

走路的比喻很传神,给人以明确的文体特征的启发:诗是跳动的、断续的;散文则是叙说的、连贯的。散文是一种清楚的表达,忌含混,它是明摆着的,辞不达意就不行,故不易藏拙。诗就不同了,一些人常借“含蓄”、“象征”什么的来掩饰自己的文理不通。现在有些“诗人”,甚至连通顺的句子都不会写,更别说一篇完整的文章了。“诗”是容易伪装的。

要是都像这套“诗人随想”文丛的作者这样,都来“练练”散文、随笔这玩意儿,那么,那些实际的语文表达的水平就突显出来了。我是说,这套文丛的作者们,除了会写漂亮的诗,大体又都是些文章的好手。由此可以反证:他们在诗中表现的“跳舞”是货真价实的精彩。

人必须先学会走路,而后才谈得上跳舞,不论是迪斯科,是狐步舞,还是拉丁舞。现在有些情形却是反常的,即有些人甚至连路都走不好,却想成为舞蹈大师,要是我早年没练习写过诗(很惭愧,终究不能成为诗人),我不敢说这样的话。我是个过来人,深知文章写不好便写诗是贻害无穷的。诗这个文体让人“莫测高深”,诗的“深奥”甚至让语文专家在批评时顾虑重重。

优秀的诗人都应是文章的好手。从道理上讲,唯有文通字顺了,而后才能“含蓄”,才能“精练”,才能“想象”。如今有些“诗人”都反过来做,这就做出毛病来了。这套文丛的作者们不如此,他们的文章都写得好(据我粗读,有的文章也并非不存在文理上的问题),从他们的文中读出了诗意,读出了坦诚,读出了智慧。读他们的文章不由得让人感慨,诗人之文与“职业”的散文家之文毕竟不同:前者自由率真,而后者则常给人以“做”文章的感觉。

为此,我希望诗人不妨都像这些文丛的作者们那样,试着走出诗歌城堡到散文园地里散散步。一则显示一下自己的真本

事；二则也给那些成了固定范式的散文带去一些灵动和生气。从这意义看，由宗仁发、岑杰主持的这套“诗人随想”文丛可算是开了风气之先了。

为了感谢宗、曲二位深夜翻墙的美意，我就发了如上那些议论。至于本文丛诸位诗人的文章得失，只好留待知心者的品评。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诗人海男的随想集,也是“诗人随想”文丛之一种。

诗人以她的情感和充满思辩的语言,通过随笔形式展开了自己的生命畅想和心灵漫游。这里既有理性的沉思,也有激情的倾吐,在《记忆与出发》、《回忆的碎片》、《永胜小镇》等作品里,诗人无论是对童年的回忆,还是对母亲和大地具有实感和象征意义的描述上,都深深透露出一种对生命的渴求,在《关于墙》、《生活手记》、《假如我作长途旅行》里则表现了诗人在重视生命本体的感受与体验上,不断追寻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感悟人生的真谛。这些随笔,在抒情里显现着哲理,在理性中洋溢着诗意,字里行间蕴藏着诗人深刻的内涵。

诗/人/随/想/文/丛



目 录

总序 谢 冕

写作的命运(自白) 1

- | | |
|----|---------|
| 1 | 关于墙 |
| 11 | 观察者 |
| 23 | 有关方向与时间 |
| 33 | 死 亡 |
| 45 | 记忆与出发 |
| 57 | 生活手记 |
| 68 | 床上的时间 |

- 71 在火车站的人群中
74 来访者
77 蚂蚁的话题
80 罌粟
83 昨天我在城市穿行
85 1995年中的星期日
- 87 星期六的时间
89 我与 RF 的私人历史
94 通往邮局发出的一封情书
97 给 RF 的信
104 等待 RF 归来
106 灰 尘
- 109 自 由
112 漂 泊
115 旁边的花园
118 忍 耐
121 随 想
124 永胜小镇
129 海滨墓园
133 事 件
135 死 神

137	我的阅读及语词回顾
156	试一试解读一个人
164	回忆的碎片
176	假如我作长途旅行
188	眺望
192	消息
195	阴影的中心
197	女人们的生活
201	被看见的面孔
205	诺言的失败
208	诗人化的时间
210	极限
214	随波逐流者的出现
220	语言在雾中奔流而下
225	我读罗伯·葛利叶的《嫉妒》
228	博尔赫斯的眼睛
232	卡夫卡的K
236	生活的核心

关于写作的问题(代后记).....	241
-------------------	-----

关 于 墙

包围我的墙

墙从每一个地方伸展在我们四周，我们每天都进到墙里去，墙形成了房屋和家庭；墙与墙互相隔离、对峙，守候着墙下活动的人；墙与墙互相迥异，审视着不同的人 and 景物；墙中除了人的居住之外还堆集着物质；墙可以垒建豪华的官邸，墙也可以只住下一人，我就是在墙下被墙包围的一人。

墙已经从我出生的 1962 年开始就紧紧包围我，最初包围我的墙是那样高不可及，我作为婴儿躺在一方襁褓之中，我看到

了墙将窗外的雨滴声沉到墙壁的下面,墙使我在拂晓及夜晚的啼哭不再传播出去,所以,墙从开始时就让我体会到了在一座四面墙壁的房子里我是可以将自己啼哭的嘴脸无所顾忌地给予墙,墙给我带来了安全,墙限制着我的欲望。婴儿时期在床上翻过来是墙,翻过去也是墙,墙使我的身影显得如此地单薄,单薄到我扶着墙壁走路时墙可以给予我可以搀扶的勇气。

墙就这样日积月累使我们居住其中,因为除了在墙壁中我们可以生活之外,任何一种幻想都是一种极不可靠的幻想。我在墙的包围之中也就认识了我,一生的大部分生活都呆在墙下,因为墙壁中除了睡觉之外,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我们可以独自一个人进入自己的墙壁之中去,也就是乐意在包围我们的墙壁之中开始生活。

包围的墙中藏着厚厚的书,书中的秘密用来阐释延伸而来的墙,四面透风的墙,无处不在的墙。书页翻开,关于墙中的故事也就被我们颂扬或看见,其实墙内的生活除了被书记录之外,我们在墙下每天都会成为叙述者,墙在最初时给予了我们包围在其中的洗礼,随着时间的延伸,墙壁就像一种契约,静悄悄地,不动声色地约束着我们,我想,我们人类之所以进入墙的约束之中去,并且在这约束中将墙的约束渗透到 20 世纪的人类,那是因为只有墙可以形成距离,墙中的距离也就是将自己与他人隔开,墙形成的距离也就是让隔开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产生触摸的欲望,产生战争的欲望,产生蔑视一个人的欲望,产生摒弃一个人的欲望,产生占有一个人的欲望。所以,人的欲望源于墙,在墙中我们言说着欲望的苦恼,通过墙的存在我们感到了羞涩和恐怖,感到了墙正在判决着我们的命运,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生活由你所控制,如果你行的话”。我们与其说是“生活在别处”,不如说是生活在墙中。这是一种重要的体验,接下来我